

又是一年荔枝红

■ 黄永雄

六月将至,粤西大地荔香四溢这种醉人景象即将到来。

水果种类有很多,但我最钟爱的是荔枝。记得孩童时候生活清苦,好不容易得到一些荔枝,视之为珍品,会一颗一颗地赏玩。捧起一颗,闻闻气味,甜香无比。慢慢地端详,粗砺的外壳密布着龟甲般的瘤突,摸上去有些扎手,像极了件棘甲冑。指甲陷入粗砺的果壳,“啵”的一声轻响,汁水已先溅出三分。剥开那层疙疙瘩瘩的外衣,便露出那半透明的果肉来,颤巍巍的像是随时要化成一汪水。最妙的是果壳将破未破时,裂缝里隐约透出玉色的果肉,晶莹剔透,像是美人微启的朱唇间露出的皓齿。有时候,不舍得一下子撕开这宝贝珍品,先小心翼翼地剥开红皮外衣,在手心里玩弄几下,跑到邻居家小孩面前刷刷幸福感,炫耀一下,再把薄衣剥下来,然后送进嘴里慢慢品尝。小时候曾记得这样一个谜语:红布包白布,白布包猪油,猪油包猪心,这是什么东西?吃过荔枝的人都会心领神会,这个谜语是对荔枝最形象的刻画。端详着晶莹剔透的果肉,张嘴轻轻一呷,甜味像是带着水汽,如晨雾般氤氲开来,

这不是蜂蜜那般浓稠的甜,倒像是山泉水里溶进了花蜜,清香中带着灵动的甜蜜,沁人心脾。

荔枝的品种有很多,我最钟情的是白糖罂和桂味。白糖罂入口爽脆,甜而无渣,但甜中带酸味。我认为荔枝中珍品应是桂味,初入口时,甜味不似白糖罂那般直白。果肉清脆清甜,果核小,牙齿轻轻一碰便裂开,汁水在舌面上漫开,先是清甜继而泛起桂花的幽香,酥软入骨,口齿留香,像是脏腑被桂花香水涂抹一遍。果肉入口后继续吮着手指,舍不得浪费那半滴汁水。

每当盛夏到来,荔枝是一道醉人的风景线。连绵起伏的荔科技园像被泼了一层朱砂,漫山遍野的红,从浓稠的墨绿枝叶间喷涌而出,累累果实压弯了枝头,一串串绛红玛瑙垂坠着,在风中轻轻摇晃,仿佛连空气都被染上甜腻的醉意。果皮上的鳞甲在阳光下发出蜡质的光芒,熟透的果子红得发紫,一簇簇,一串串,偶尔“啪”的一声,瓜熟蒂落地砸在松软的泥土上,溅开一汪清甜的汁水。

穿行果园,像是穿行在甜蜜的丛林间,甜香浓得几乎粘人衣襟,

蝉儿鼓圆了腮儿使劲地歌唱,歌声陶醉在这铺天盖地的甜蜜里。蜜蜂们也不甘寂寞,围绕着果实起舞,大概是被这甜蜜引诱得忘记了劳作。荔农们的竹梯架在树干上,一筐筐新摘的荔枝堆在垄边,红彤彤的。远处,农妇们坐在树下整理荔枝,打包装箱,丰收的笑声与果香一起,荡漾在六月的热浪中。树下散落着早熟掉地的果子,被鸟儿啄食过只剩下果壳。荔农不停穿行林间,竹筐里的荔枝越来越多,红艳艳的像是装了一筐筐的玛瑙。

黄昏,晚霞映衬着满山的荔枝,红光浮动,竟分不清哪是霞光哪是果红。漫山遍野沉醉在甜腻的红光里,连归巢的鸟雀都飞得歪歪扭扭,应该是被这沁人的甜蜜醺醉了。公路边,农家屋檐下,全国各地的采购商云集这里,分拣的,装箱打包的,大车小车进进出出,忙个不停,果农们脸上荡漾着幸福的微笑。这荔海,绿化了茂名大地;这红浪,致富了茂名人民;这份甜蜜,滋润了茂名的山山水水。这灿烂的风景线,是对勤劳智慧的茂名人民最好的馈赠。

盛夏将至,大快朵颐的醉人景象即将到来,我们期待着!

遗失的旧时光

■ 李瑞明

大学城对面的夜市在十点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。霓虹招牌次第亮起,烧烤架上升腾的烟雾裹挟着孜然香气,在夏夜的暖风中缓缓飘散。我站在“阿芳炒田螺”的摊位前,看那位扎着高马尾的老板娘单手颠动铁锅,另一只手飞快地往锅里撒着调料。火苗突然蹿起半尺高,照亮了她鼻尖上细密的汗珠。

“要辣还是不辣?”她转头问我,锅铲在铁锅边缘敲出清脆的声响。我下意识回答:“少辣,多放葱。”话一出口就怔住了——这分明是那年高考结束那晚,阿婵在路边摊点单时的原话。记忆像突然拧开的水龙头,哗啦啦地倾泻而出。

那天晚上,我们班六个同学骑着自行车在午夜的空旷马路上撒欢,然后一起去机修厂吃田螺庆祝“解放”。阿军的车铃铛早就坏了,他就用嘴模仿着哨子声,惹得路边的野猫惊惶逃窜。最后我们停在一家连招牌都没有的夜宵摊前,围着折叠桌抢食一盘炒田螺。小雯总能把螺肉完整地吸出来,阿婵却每次都把螺肉嚼断在壳里,急得嘟起小嘴巴。最绝的是阿杰,他不要筷子,直接端起盘子往嘴里倒汤汁,油渍在他洗得发白的校服变成一片深色。

“您的田螺好了。”老板娘的声音把我拉回现实。眼前的田螺油亮饱满,翠绿的葱花点缀其间。我夹起一颗,却怎么也吸不出当年的滋味。身后传来207号公交车的刹车声,一群穿着不同校服的学生蜂拥而下,他们嬉笑着奔向各个摊位,有个戴眼镜的男生差点撞翻我的凳子。

我突然明白,当年让我们沉醉的从来不是田螺本身。是压在课本下三年的躁动,是终于可以通宵不归的自由,是青春特有的那种不管不顾的欢腾。就像此刻这些学生,他们追逐的又何尝不是食物呢?不过是想要在这烟火气中,抓住一点属于自己的热烈时光。

夜风送来远处吉他手的歌声,我望着盘子里渐渐冷却的田螺,想起阿杰的朋友圈昨天刚晒了出国照,小雯现在在大学任教,阿婵成了人人羡慕的公务员。我们就像当年那盘田螺里的葱花,被生活的筷子拨弄着,散落在了不同的角落。

老板娘又开始翻炒下一锅田螺,火光映照着她年轻的脸庞。我突然拿起手机,在沉寂多年的同学群里发了条消息:“还记得高考完那晚的炒田螺吗?”几乎同时,三个“流口水”的表情在群里弹了出来。

橘红玉兰漫过王府井

■ 劳小颖

三月的风还裹着未褪尽的料峭,晨雾像一块湿漉漉的绸子,蒙在王府井的青砖上。六百年的砖缝里钻出几丛野二月兰,环卫工老周的竹帚扫过,惊起一只雨燕,翅尖扑棱棱掠过全聚德的枣木烤炉,油星子混着化州晒场的柚花香,在空气里炸开细小的金箔。南方的春是泼天的调色盘——柚花卷起白浪,黄风铃摇碎金箔,木棉炸开一树绯云;而北国的三月,总爱蜷在玉兰的苞尖上,等一场犹豫的舒展。

从地铁站E口涌出的人流,被梧桐枝桠分割成光的碎片。主街两侧的灯笼依旧红得跋扈,嫩芽却已爬上檐角,将朱红衬成旧年残章。锡拉胡同的晨最是鲜活:吴裕泰的茶香勾着行人往玻璃柜里探,三月限定的茉莉花冰淇淋顶着碎冰碴,凉意沁进舌尖,恍若吞下一口初融的雪;隔壁北平制冰厂的铜勺叮当敲打冰桶,豆汁儿雪糕酸得人眉眼皱作一团,喉头却又滚过一线温厚的奶甜。穿羊绒大衣的大爷拎着鸟笼踱过,笼中画眉突然啾出一串清啼,惊得胡同口的玉兰“啪”地抖开第一瓣,雪白的瓣尖染透半条巷子。

春的秘语总藏在褶皱处。绕进百货大楼背阴的窄巷,和平菓局的褪色招牌下正办“惊蛰盲盒”。二十元换枚漆木令箭,掀开“稻香村”铜匣——或是滚出块驴打滚的豆粉香,或是跌出只景泰蓝雀钗。穿马面裙的姑娘立在一旁,腕间银镯碰响玻璃柜,扫码时明朝采橘女从屏幕溢出,金箔般的橘红片正落入她的锦囊。穿靛蓝布衫的姑娘指尖抚过绣样,轻声道:“师傅在化州晒场教我们绣橘红纹路,这会儿该在APM市集飞针呢。”

教堂广场的玉兰是三月写给

天空的情书。老树枝桠擎着千百盏瓷杯,花瓣纹路如橘红切片般细密蜷曲,风过时,碎玉似的白便簌簌坠地。树下的汉服摊子围满少女,月白旗袍与郁金香马面裙绽成另一片花海。举着糖葫芦的孩子从花影里窜过,鞋底碾碎的花汁染红青砖,转眼又被APM购物中心的“春鲜市集”勾了魂——云南玫瑰饼的酥皮落着胭脂屑,苏州青团碧莹莹淌出艾草汁,化州橘红快闪店的玻璃罐里,蜜饯浸着琥珀光,梁秀娘设计的缠枝莲纹香囊悬在橱窗最显眼处。她的徒弟正演示绣法,针脚细密如春雨,直播间弹幕刷过“非遗新生”,扫码提示牌上写着:“轻触香囊标签,激活AR采橘幻境”。

行至市集转角,一面电子屏正直播化州民主路的春景。镜头里,梁秀娘坐在老屋门槛上,桑蚕丝堆在膝头,指尖翻飞如蝶。她身后是民主路的骑楼,南洋风拱窗下挂满橘红切片,阳光穿过时,空气里浮着细密的金尘。“橘红熏香三十年,线头比皱纹还多哩!”她笑着对镜头晃了晃手中绣绷,缠枝莲纹间缀着橘红碎瓣。忽然想起前日在此处买的香囊——锦缎上绣的正是这般纹样。扫码激活AR功能,明朝采橘女的幻影从手机屏溢出,与梁秀娘的直播画面重叠。虚拟的贡园里,她们绾着髻髻,将金箔般的橘红片装入紫檀匣;现实的民主路上,梁秀娘咬断丝线,把香囊递给游客:“里头塞了今年新晒的橘红,清肺哩。”北国的玉兰香与岭南的苦味,在锦囊收口的刹那悄然和解。

暮色是街区的调色师。劝业场旧址(现为数字艺术中心)的裸眼3D屏骤然亮起,杜丽娘的水袖卷起像素桃花,纷纷扬扬落在炸酱

面碗沿。外卖骑手的车灯切开靛蓝夜幕,荧光画家蹲在青砖上喷绘机械玉兰,铜钱碎屑在直播补光灯下泛起金属质感的铜绿。最妙的当属百货大楼天台:GUCCI霓虹流进教堂彩窗,无人机群在头顶铺展春的图腾——玉兰瓣层层绽开,转瞬化作橘红螺旋纹,最终凝成燕阵,衔着“鼓楼见”没人紫禁城方向的夜。

离街前,去邮局檀木柜寻一只“春国”吧。茉莉茶饼压着AR明信片,扫码可见百年前的雨燕穿越玻璃幕墙;化州橘红蜜饯封在桑皮纸里,苦味淡三分,反衬出北京风的粗粝。柜台阿姨递来盖玉兰邮戳的信封:“给明春的自己捎句话?”我写下“愿再逢时——”便仓皇投进邮筒。有些念想,合该让三月的风猜去。

归途穿过教堂广场,玉兰已敛了瓣。外卖员的保温箱漏出烤鸭香,混着谁家窗台的水仙清气,酿成北京春夜的特调。手机忽震,直播间弹出化州晒场:无人机正掠过十三万亩柚花,白浪吞没山峦。屏幕另一端,梁秀娘起身抖落丝线碎屑,骑楼阴影里转出个穿校服的女孩,举着自拍杆喊:“阿嬷看镜头!”一老一少的身影被夕阳拉长,投在民主路的青石板上,像极了两代春光的接力。

我摩挲衣兜里的橘红香囊,忽然明白,两千三百公里的春意,原不过是一树玉兰开到酴醾的间距。



快捷投稿
扫码关注



宝光塔 天行者 摄